

《维摩诘经》的“人间佛教”思想及其影响^{*}

高永旺

内容提要 作为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帜性经典,《维摩诘经》蕴含了丰富的人间佛教思想,主要表现为:一是唯心净土,心净则佛土净,二是世间出世间不二,三是“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大乘菩萨行。这对禅宗的“即心即佛”的心性论、“不离世间觉”的出世即入世的解脱论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是禅宗变革的经典依据。同样,《维摩诘经》对注重人本、提倡入世的近现代人间佛教也产出了重要影响,是其重要的思想之源、经典依据。从历史与逻辑的角度看,《维摩诘经》、禅宗、近现代人间佛教是一脉相承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 《维摩诘经》 唯心净土 禅宗 人间佛教

《维摩诘经》是大乘佛教的权威性经典,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被誉为“大乘佛教文献宝冠之珠”,在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中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作为大乘佛教兴起、佛教走向社会的标帜性经典,《维摩诘经》强调“心净则佛土净”,“世间出世间不二”,“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一切烦恼,皆是佛种”等思想,提倡“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大乘菩萨行,展现了大乘佛教慈悲普渡、济世利他的入世精神,从而确立了佛教深入世间的基本方向,对中国佛教,尤其是对禅宗以及近现代人间佛教,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唯心净土

《维摩诘经》的人间佛教理论,其要点有三:一是提倡唯心净土,“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二是强调出世即入世,出

世与入世不二,“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三是宣扬“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慈悲精神,提倡“不住无为,不尽有为”的大乘菩萨行。

“唯心净土”是大乘佛教的一个基本思想,许多经典都曾论及,但唯有《维摩诘经》论述得生动透彻、逻辑严谨,对中国传统佛教乃至现当代人间佛教的影响也最大。概而言之有三:首先,《维摩诘经》直截了当地提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这是因为,“菩萨随所化众生而取佛土,随所调伏众生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随诸众生应以何国起菩萨根而取佛土。……菩萨取于净国,皆为饶益诸众生故。譬如有人欲于空地造立宫室随意无碍,若于虚空终不能成。菩萨如是,为成就众生故愿取佛国,愿取佛国者非于空也”^①。因此,成就净土有三个条件:一菩萨功德;二众生;三众生功德,三者缺一不可。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20090461103);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1001060Q);“国家985工程南京大学宗教与文化创新基地课题”成果之一。

故凡菩萨修净土佛国,只能以现实众生为基础,为了饶益众生、解脱众生而建立。也就是说,脱离了众生的净土宛如虚空,是不可能的。其次,《维摩诘经》提出了菩萨净土之行,“直心是菩萨净土,菩萨成佛时,不谄众生来生其国”,乃至深心、菩提心、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四无量心、四摄法、方便、二十七道品、回向心、说除八难、自守戒行、不讥彼阙、十善等菩萨的十七种净行,皆称之为净土。此皆净土之因行,故称净土。这些净行,不只是菩萨自己修习的净土之行,而且是菩萨教化众生依之而行,成就众生,同愿同行之众生汇集于同类依报之国土,从而“众生净则佛土净”。这些净行有很多重复之处,“它们只是修行项目的列举,并非有意组织一套精致的修行纲目次第”^②,因为从经义上看,佛教所有的修行方法都可以说是净土法门。再次,《维摩诘经》直接给出了“心净则佛土净”的十三种修行次第:“菩萨随其直心,则能发行;随其发行,则得深心;随其深心,则意调伏;随意调伏,则如说行;随如说行,则能回向;随其回向,则有方便;随其方便,则成就众生;随成就众生,则佛土净;随佛土净,则说法净;随说法净,则智慧净;随智慧净,则其心净;随其心净,则一切功德净。是故宝积,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③此十三种修行次第,或谓是从初地菩萨至成佛之十三种阶位,或谓是从初地菩萨至十地菩萨之过程,或谓念念皆至般若、诸行皆致净土,皆因所据理论不同而有差异,然皆推“心净则佛土净”为共同宗旨。

《维摩诘经》明确提出“心净则佛土净”的唯心净土思想,蕴涵深刻的心本论思想与丰富的净土思想,是本经的重要特色之一。本经虽说十方世界有无量净土,却专从本因上着眼,强调自力创造,“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严净”;不仅强调个人觉悟,还要以大悲心使众生都得解脱。大多数佛教经典皆说依正庄严(正报即佛身),本经则说佛国净土依于众生心,着眼于众生的“共同分业力”,致力于众生所居世界(依报)的改造。总之,本经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为不思議解脱的张本,确立了心净则行净,行净则众生净,众生净则佛土净的逻辑思维进路。《维摩诘经》中菩萨取净土的目的是为了调伏众生、饶益众生、度化众生、成就众生,使众生

“起菩萨根”,“入佛智慧”,此即为“众生之类是菩萨佛土”、建立佛国净土的基本内涵和“心净则佛土净”的终极旨归。

出世即入世

《维摩诘经》另一个重要思想特点是认为世间出世间不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主张既出世又入世。维摩诘本身就是一个为化度众生而深入世间的大悲菩萨,以其实际行为展示了大乘菩萨不乐涅槃、不离世间的慈悲精神。这种既出世又入世的菩萨精神,对整个中国佛教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本经的入世精神主要表现在:其一,发心即出家。针对当时出家弟子中偏重“自度”的小乘思想,及出家弟子对居家菩萨的一些偏见,《维摩诘经》宣扬“出家者为无为法”,“无利无功德”,“出家者无彼、无此、亦无中间,离六十二见处于涅槃。智者所受,圣所行处;降伏众魔,度五道,净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恼于彼,离众杂恶,摧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无系着,无我所,无所受,无扰乱。内怀喜护彼意,随禅定离众过。若能如是,是真出家”^④。维摩诘观诸长者子不能出家,因势利导,“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⑤发心即是“出家”,这是衡量是否真出家的标准,也是维摩诘对在家佛教信众的充分肯定,真正的“出家法起于深心”,无有分别,“若于佛法出家有所分别为不如法,若无所分别是则如法”^⑥。形式上的在家或出家,根本没有太大的意义。《维摩诘经》从根本上消解了出家修行与世俗生活的对立,同时也消除了出家僧众与在家居士的隔阂,从而为佛教深入世间的规定确立了基本方向。不仅如此,大乘佛教成就众生的目的不是让人们走出家门,遁入深山,自利自度,而是要上求菩提,下化众生。这些对于在家居士行为大加赞美,是大乘佛教教义自身发展的需要,是印度大乘佛教运动的必然趋势。

其二,一切即道场。道场,一般指修习佛法的场所。《维摩诘经》提出了“一切皆是道场”的观点,把成就菩提的发心、修行等,凡应诸波罗蜜教化众生的一切诸有所作,举足下足,皆看作是道场。菩萨说法教化众生,并非局限于特定的“道场”,一切法皆是道场,“诸有所作,举足下足,当

知皆从道场来”^⑦。真正的道场应该无处不在,菩萨所行处,无非道场。

其三 非道即佛道。如何通达“佛道”也就是成佛途径问题。《维摩诘经·佛道品》开头有个纲领性论断,“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⑧。非道是成就佛道的途径,菩萨若不行于非道,即无法摄化众生,使之转入佛道,正如空中不能生莲华。“非道”即是“佛道”,“菩萨行五无间而无恼恚”,乃至种种恶趣、恶行而济度众生,具足功德。所以菩萨常“示有资生,而恒观无常,实无所贪;示有妻妾采女,而常远离五欲淤泥;现于讷钝,而成就辩才,总持无失;示入邪济,而以正济度诸众生;现遍入诸道,而断其因缘;现于涅槃,而不断生死”^⑨,“示入形残,而具诸相好,以自庄严;示入下贱,而生佛种姓中,具诸功德”^⑩,“非道即佛道”是菩萨人间教化的理论根据,要求菩萨必须深入社会世俗生活,教化众生、饶益众生,方是解脱成佛之道。《维摩诘经》倡导“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的思想,把出世间与世间统一起来,突出了大乘佛教深入世间的基本方向。

其四 烦恼即佛种。佛种或如来种就是成佛的可能性、根据,也就是佛性论问题。在论及如来种问题上,本经提出“有身为种”,乃至无明、三毒、四颠倒、五盖、六入、七识处、八邪法、九恼处、十不善道、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现有烦恼之身,无实自性,如方便摄化,即可转烦恼成菩提,转色身为解脱身。若离开了众生的烦恼就没有成佛的可能。“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卑湿淤泥乃生此华。”《维摩诘经》认为“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也只有世间凡夫才有成佛的可能性;小乘人一味追求涅槃,企图断除一切烦恼诸结,也就成了企图断除“佛种”,反而距离成佛愈行愈远。

菩萨行

佛陀基于“众生皆苦”的价值判断而出世修行,彰显了佛教对世间苦难众生的无限悲悯以及对拯救众生出离苦海而不懈努力,体现了“诸佛世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的佛陀本怀。同样,《维摩诘经》宣扬“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慈悲精神,提倡积极入世的大乘菩萨行。娑婆世界的菩萨“以无量大悲,生是佛土”,“于诸

众生大悲坚固”,以“十事善法”摄一切法,成就一切众生。所谓“十事善法”,即“以布施摄贫穷,以净戒摄毁禁,以忍辱摄瞋恚,以精进摄懈怠,以禅定摄乱意,以智慧摄愚痴,说除难法度八难者,以大乘法度乐小乘者,以诸善根济无德者,常以四摄成就众生。”^⑪菩萨成就八法,而于此世界行无疮疣,生于净土,八法即“饶益众生而不望报;代一切众生受诸苦恼;所作功德尽以施之;等心众生谦下无碍;于诸菩萨视之如佛;所未闻经闻之不疑;不与声闻而相违背;不嫉彼供不高己利,而于其中调伏其心,常省己过不讼彼短,恒以一心求诸功德。”^⑫大乘菩萨不以个人解脱为究竟,而以成就众生为归趣,这就注定了佛教不是离世的、厌世的,而是积极入世的。

大乘佛教经典无不强调契理契机,随缘度化,然很少能有象《维摩诘经》一样,将方便法门如此推向极致。菩萨所行处,无非道场;菩萨根据众生的不同根性和需要,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氛围,说不同的法,做不同的事,不离世俗生活,不离世俗众生,就是说“一切俗事皆是佛事”,“诸所施为,无非佛事”,“是名入一切诸佛法门”,对症下药,方便施教,“触事皆是法之良药”^⑬。诸佛的一切威仪进止、动作施为皆是佛事,皆是为了摄化众生,饶益众生,成就众生佛国净土。因此,菩萨不应从禁欲中求解脱,而应于“五欲”中求解脱,所谓“在欲行禅”、“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者是。菩萨教化众生,要上至自在天宫,下至淫舍魔窟等无处不去,使具备五欲者,皆能成为菩萨。这就是“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尽无尽解脱法门”,是“入一切诸佛法门”的理论指导,也是一切菩萨行的基本原则。所谓“不尽有为”是不离开世俗世界、世俗众生;所谓“不住无为”是不住于空,不以证空为归趣。菩萨应该“入生死而无所畏,于诸荣辱心无忧喜”,“观世间苦而不恶生死,观于无我而诲人不倦”^⑭。“不尽有为,不住无为”展示了大乘菩萨应当不住涅槃、不离世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慈悲济世精神。菩萨以其般若智慧点燃众生智慧之灯,使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如是成为菩萨者,再去普渡其他一切众生,如是重重无尽,度尽一切众生。这就要求菩萨行者无条件地深入世俗生活,用般若智慧去度脱众生。一方面是把佛教世俗化,一方面是把世俗佛教化,将世间

生活与出世间观念融为一体。

《维摩诘经》的唯心净土、出世与入世不二,乃至“不尽有为,不住无为”的菩萨行,它们的共同的理论根据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是贯串《维摩诘经》全经的主旨,也即该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依不二之理则有不二之行,依不二之行,则有不可思议解脱法门。“不二”即是“无分别”,以“无分别”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对待一切事物,叫“不二法门”。“不二”亦是非一,不一不异,即是中道,故“不二法门”之体,即诸法实相。“实相”就是如实的相状,也就是空,《文殊师利问疾品》中论及一切诸法皆空,“诸佛国土亦复皆空”。在佛教哲学领域,实相与如来、真际、法性、空同质而异名,不一不异,无此无彼,无生无灭,不来不去,无在无不在;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识,不可以言说。因此,“不二法门”之相的内涵就是“于一切法,无言无说,无示无识,离诸问答”,“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维摩诘经》把消除一切对待(“语默不二”亦应消除)作为悟入“不二法门”的最高层次,根源在于诸法“性空”,“我”即“非我”。如果有了分别性的认识,就会有“受”、有“得”、有“见”。因此,通达实相唯一之路,就要做到心“无所住”、“无所得”、“无分别”;《维摩诘经》以“无住为本”,而且“无住则无本”,世间出世间诸法,皆是从“无住”上确立起来的。故《维摩诘经》以“无所得”为宗及“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这是进入不二法门的解脱途径。由“无分别”、“无所得”形成的新观点,用于佛教实践,即是“不乐涅槃,不厌世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一切事皆是佛事”、“一切烦恼皆是佛种”,“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要求人们不住世间、不离世间、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将出世间与世间打成一片,为佛教走向社会提供理论先导。这是“不二法门”之用。

《维摩诘经》倡导“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的思想,进而宣扬“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大乘菩萨情怀,凸显了大乘佛教的慈悲利他精神。依不二法门而确立的入世即出世、慈悲众生的菩萨行等思想为禅宗的人间佛教思想和近代人间佛教思潮的兴起,提供了经典依据和理论支持。

对禅宗“人间佛教”思想的影响

《维摩诘经》对中国佛教各学派与宗派的产

生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南北朝时期的般若学、涅槃学派、地论学派以及隋唐时期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诸宗都十分崇奉《维摩诘经》,而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与《维摩诘经》的关系尤为特殊。《维摩诘经》的“不二法门”、“心净则佛土净”、“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等大乘佛教思想对慧能思想的形成具有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是他变革禅宗的经典依据。《维摩诘经》不仅在理论教义上对禅宗的形成、发展影响重大,而且在宗教实践上对其入世转向的影响更为明显,是禅宗的宗经之一。

慧能非常重视《维摩诘经》,继承发展了《维摩诘经》的思想要义,形成了“即心即佛”的心性论、顿悟成佛的修行论和“不离世间觉”的出世即入世的思想和方法等等。慧能发挥《维摩诘经》的唯心净土、生佛不二等思想,常常以心说佛,提倡众生是佛,即心即佛,把生佛归于一心,“若识众生,即是佛性;若不识众生,万劫觅佛难逢。吾今教汝:识自心众生,见自心佛性。欲求见佛,但识众生”^⑮,“佛知见者,只汝自心”。这就是说,众生与佛是不二的,在本质上是平等的,本无差别,区别只是迷悟的不同。因此,他倡导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⑯慧能的心性论将超越的佛性改造为具体现实之人性,并落实于当下现实之人心,强调自心佛性、即心即佛、众生自心本来是佛,从而把“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变成具体之人心,将对佛的崇拜变为对心的皈依,将外在的佛教变为心的宗教,打通了世间与出世间、生死与涅槃之间的界限,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世俗化转向。^⑰

慧能还继承了《维摩诘经》入世精神,发挥了不二法门的思维方式,消除世间与出世间的分别对待。在禅宗看来,入世与出世是圆融无碍的,没有分别的。禅宗强调“佛法在世間,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见名出世,邪见是世间;邪正尽打却,菩提性宛然”^⑱,把佛法的出世性与入世性统一起来。因为一切佛法都是世间法,都是为了成就众生的,“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⑲。修多罗即佛法。与《维摩诘经》一样,慧能强调“发心即是出家”,“佛法即是世法”,他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在在寺。

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②①}“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②②}《维摩诘经》指出举手投足,行住坐卧,皆是道场,慧能发扬了这种思想,主张顺心随俗,常行直心,“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只要无所住而生清净心,就能“分别一切法,不起分别想”,就能不违本心,顺达实相。心净则佛土净,当下无异于西方。

慧能之后,禅宗进一步向“人间化”发展,在日用常行中修行实践,进一步把佛法的出世性与入世性统一起来,彰显了佛教的人间化与超越性的圆融无碍。正如赖永海先生所说:禅宗“逐渐发展到提倡先识道,后居山,进而更发展为既在红尘浪里,又在孤峰顶上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佛教’。”^{②③}例如,神会就经常强调“若有世间即有佛,若无世间即无佛”^{②④},“不动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证泥洹。”^{②⑤}大珠慧海也强调“非离世间而求解脱”^{②⑥}。黄檗希运把世间与出世间、众生与佛视为“元同一体”^{②⑦}。圆悟克勤也说“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何处离佛法外别有世法?离世法外别有佛法?”^{②⑧}大慧宗杲则说“世间法则佛法,佛法则世间法。”^{②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此谓慧能之后的禅宗已经完全把生死与涅槃、出世与入世融为一体,理论上仍属于不二法门的思维模式。此外,后期禅宗不仅把世法出世法圆融起来,推进了佛教的人间化,而且将爱国与爱教统一起来,倡导庄严国土、利益民族,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社会化。

对近现代人间佛教的影响

近代人间佛教自太虚大师倡导以来,因其契合契机,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佛教最可宝贵的智慧结晶”,成为当今佛教的发展方向、主流思潮。从佛教史的角度来看,近代人间佛教是佛陀本怀、维摩精神与禅宗思想的继续。《维摩诘经》的入世精神、菩萨行、一切即道场、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等思想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人间佛教。

太虚大师即从佛教经典中探寻人间佛教的理论根据,对《维摩诘经》尤为重视,并作《维摩诘经

讲义》、《维摩诘经别记》等,对创造净土尤为发挥,强调自力创造,致力于现实世界的改造;并发挥《维摩诘经》的入世思想,直截了当地说“世法皆是佛法,佛法不是佛法,善识此意,任何经论皆可读也。”^{②⑩}太虚大师认为,学佛须先学做人,从做人开始,现实生活中做成一个完善的、有人格的人,然后再逐步向上,“增进成佛”、“进化成佛”,这也就是他常说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圆佛即圆,是名真现实”。印顺法师则坚持回归纯正佛法,“大乘的入世精神,应如《维摩诘经》、《华严经》(入法界品)那样,普入各阶层”,“大乘法——以出世心来做入世事,同时就从入世法中摄化众生向出世,做到出世与入世的无碍。菩萨行的深入人间各阶层,表显了菩萨的伟大,出世又入世,崇高又平常”^{③①}。这是因为,“正确的出世观,是必然地配合着世间的净化”^{③②}。圣严法师的“心灵环保”的人间佛教思想以众生“心”为逻辑起点,建设“人间净土”为归旨,由人的“心灵净化”来改造人间环境,达致“器世间的净化”,从而达到“众生净化”的目的。他说“《维摩诘经》佛国品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可知佛法教人改造环境,首先在于改造自心。”^{③③}圣严法师认为,自心若能清净,就能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不起烦恼,身居三界火宅,犹如身居清凉佛土;再以清净之心,处理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影响所及,便能形成心灵环保的连锁反应。圣严法师以心灵环保为方便教法,从心灵的净化、行为净化而实现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净化,真正实现“心净则佛土净”,这是《维摩诘经》“唯心净土”在当代的新的表现形式。此外,赵朴初先生、星云大师等在人间佛教的伟大实践中成就卓著,是维摩的大乘菩萨道精神在当代社会条件的具体体现。

因而,尽管人间佛教在当代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维摩诘经》却是其最基本的、共同的经典之一,是人间佛教理论建构与实践导向的思想源泉。人间佛教的倡导者皆以人间佛教为归趣,以当下现实的人、现实人心、“人间”、“心灵环保”等来阐释《维摩诘经》,要求修行佛法者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一个纯粹至善的人,努力建立人间净土,这是对大乘菩萨精神的现代注解,也是对《维摩诘经》现代价值的最好解读。☞

-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上,《大正藏》第14册,第538页上、538页中-下、541页下、541页下、548页上、543页下、548页下、549页上。
- ②王开府《〈维摩诘经〉中直心、深心及其相关概念的探讨》,《佛学研究中心学报》1996年第1期。
- ⑪⑫⑬后秦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卷下,《大正藏》第14册,第553页上、553页上-中、554页下。
- ⑭后秦释僧肇等《注维摩诘经》卷九,《大正藏》第38册,第404页下。
- ⑮⑯⑰⑱⑲⑳元宗宝编《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正藏》第48册,第361页下、351页上、351页下、351页上、352页中、352页中-下。
- ㉑参见赖永海《禅宗前后期思想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5期。
- ㉒赖永海《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㉓㉔《荷泽神会禅师语录》,石俊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第92、104页。
- ㉕《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大正藏》第51册,第443页上。
- ㉖参见赖永海《近现代“人生佛教”与“儒家的“人本”哲学》,

《江苏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 ㉗《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四,《大正藏》第47册,第780页中。
- ㉘《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7册,第929页下。
- ㉙胡朴安《太虚大师不可及》,转引自赖永海《佛学与儒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24页。
- ㉚㉛印顺《佛在人间》,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79、6页。
- ㉜圣严《心灵环保最重要》,《法鼓杂志》1992年第26期。

参考文献

1.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2. 杜继文《汉译佛教经典哲学》(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作者简介:高永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政治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 210093

(责任编辑:程 明)